

# 杉树口

石健

在一个阳光饱满的早晨抵达杉树口。仿佛搭乘了一辆高速列车，从繁华喧嚣的红尘到简静澄明的世外，只需城里人花上30分钟时间：自吉首市乾州古镇出发，往西南社塘坡乡方向，经张社大道，至村道尽头，即可。

车停稳，只见四围青山如屏障，已然置身幽深峡谷之中，似再无去路；下得车来，一座小桥现于眼帘，桥下有清溪缓流。目光溯溪而上，视野豁然开朗：杉树口苗寨跃然眼前。

沿溪行。苗寨小巧，清爽，平和，宁静。

它的静好，来得太快、太过突兀猛烈，因而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似真似幻。

苗寨十余户人家，沿溪流而立，依山势而建，自在地参差错落着。寨中人家各有庭院，虽不闭户，亦不见人。在这个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地方，提醒着季节的是乡村的植物。

金黄的稻谷在苗家庭院里铺晒着，房梁上悬挂着沉实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辣椒因夏日光照，水分丧失，色彩饱和，身体轻盈，兀自招摇——它也许是这个苗寨里唯一高调、不安分的植物了。杉树口的秋天是靠植物来辨识的：植物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它们是大地季节的标志，又是大地空间的向导。

溪畔一户人家，庭院空寂，秋阳洒落，柴门半掩。院墙上生有一壁藤萝。藤萝生机勃勃地向着秋晨的太阳生长。藤叶悬空，自幽谷而来的山风，随风摇曳，欲动欲止，且静且声，光影交错，斑驳陆离，于是，满壁摇曳，满眼光亮，满心鲜活。间有苦瓜花、紫茉莉与藤萝纠结，这默然无声的缠绵令人遗忘了红尘俗世中的匆匆：那些匆匆的相见、停留和寒暄，那些匆匆的爱恋、匆匆的亲吻，然后匆匆离散。

人，终其一生，都在与时间这个无形的敌人斗争，明知终是落败，也要负隅顽抗。而在杉树口，与植物坐忘，安然从容，似乎有战胜时间、遗世独立的快感。

在溪堤上遇见一位村中老妪，脸颊瘦削，布满皱纹，但眼神明亮，留有灰白的发髻，就像个不谙世事的老小孩儿。她热情地邀请陌生的来者去家中做客，并喜悦地告知家中的猫儿生了小猫，若是喜欢，可以相赠。

大地的魅力在于绝不复制。自然造化是位天才的艺术家，他把杉树口的小桥、流水、怪石、古树、野径、青山，依照山势与溪流，进行最独特的组合、最妥帖的安放，并以绝不重复的色彩和姿态描绘这里的景象，使此处苗寨异于他处。连近在咫尺的城市速度与喧嚣，也没能骚扰到杉树口。面对喧哗与骚动，他安然若素，岁月静好，躁动的现代人可在这里停下脚步、放下心来，和自我对话、与万物同游。

继续溯溪而上吧。溪流穿村而过。狭窄处仅二三米，宽阔处有八九米，方便两岸往来的是单孔的石桥或是权当跳岩的河石。溪水同这个初秋一样清亮，折射着照入峡谷的阳光。投入一块石子，那些光线在临流照镜的人儿脸上晃动起来，只得闭了眼，抬了头，沐浴山风，承受一脸光华。

石桥那头，蹲着一人，晒着太阳，抽着烟，眉头舒展，面色平静。若非若隐若现的烟雾升腾，会以为那是一尊雕像。一条大黄狗立在他身旁，见到不速之客，不迎，不吠，任一众生人穿行而过。“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山中日月长，海枯石烂皆阅过，世间人事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所谓烦恼皆是时间催生、庸人自扰吧。

溪堤转角处生长有一棵大杉树。树干粗大，冠盖倾斜，为溪岸构造一处阴凉。阴凉之下正好有横亘着的硕大枯木和大块鹅卵石，它们常年被高山上流下的溪水冲刷，又经山风吹干，因而爽净。

一行四人至此处，各择木石落座，歇脚。和着似有似无的溪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然后长时间地沉默。任何喧哗和浮夸，在这里都是搅扰和冒犯，只有沉默才配得上这被时间遗忘的桃源。

杉树口微凉的秋水、光圆的溪石、巍然的青山、幽渺的古树，自洪荒而来，便是如此深心平和、淡然无染，本真简静。它们的沉默，蕴藏着很多秘密，也留存着答案；它们的孤寂蕴涵着自洪荒而来的力量，也给予人们温暖和踏实。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在沉寂中，亦走入隔绝世俗的境界，时间仿佛凝固，心灵复归澹静，此时此刻，便是永恒吧。

若能汲山泉，拾松枝，煮茗饮之，或临清流，抚琴弦，聆箫音，听丝竹和谐，便真乃“千年不过此刻、太古不过当下”了。“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杉树口——令时间消失的人间胜境。

怀疑起来。谭嗣同结识了城里的唐才常等“不良少年”，一起拜师求学，尤好武术，看到不平事就时不时展露一顿拳脚。后来又跟“大刀王五”一类人搞到了一起，心事哪还能安定下来。

谭继洵忧心忡忡，不断修书催其归去。第二年，谭嗣同很不情愿地去了在甘肃任职的父亲身边，但他已不适应那种规整优裕的日子了，他向往野性的自由生活，15岁时又回到了浏阳大夫第，如鱼回到了水中。谭嗣同19岁结婚，中间去甘肃看过父亲几次，21岁到30岁多次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对功名进取失去了信心。父亲给他安排了职位，他没一点兴趣，却喜欢游历，交际有识之士，阔谈时局，痛陈政弊。君子豹变了，谁也无法阻拦。

要说谭嗣同短暂生命的可贵，正是由官宦之家的“大夫”气，毫不妥协地转向了顶天立地的“丈夫”气。这“丈”字的捺笔，就是比“大”字出头一点、歪吼一点。露出这一点，却要很大的力量，气质格局也天地一新了。

谭嗣同是够“出头”的，31岁与师友创办算学社，花费家中大量钱财。33岁那年，他参与长沙时务学堂，把家里的很多珍贵藏书和器物，捐给了讲堂。父亲写信责骂，他说我捐自己的书，跟你无关。谭继洵写信苦劝，叫谭嗣同不要上北京，要么来湖北。就在这一年，谭嗣同义无反顾地进京了。

谭嗣同进京之前，就安排了后事，当然不想有人救他了。他代替父亲写了一封断绝信——不听劝告、咎由自取、与我无关、再无逆子。其实是一封救父信，清廷因此没有革其性命，责令去职回乡。谭继洵应该明白儿子的用心，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写了一副寻味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他还有昭雪之念，应对儿子的丈夫气节是肯定的。

没想到这一走，这座宅院竟然挂到了他的名下，虽然老父回乡后一直住在这里。谭继洵想到了儿子会取代他，他曾安慰儿媳李闰说：媳妇不必悲伤，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

比我要高多少倍！

参观中看到，谭嗣同为书房命名“石菊影庐”，菊花石是浏阳的名石，坚硬纯洁，有着菊花状的纹路，常做砚台，他写的一本书就叫《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在书房题过一副门联，上联是“家无儂石”，下联是“气雄万夫”。我犹感凛然之气辐射而来，分明是一种丈夫气。走出宅院，我又笑了，称“大夫第”为“丈夫第”，又何尝不可呢。现在周围的“大夫气”依然萦绕，“丈夫气”却很稀少。人在天地间往来，可是要靠丈夫气支撑天地。浏阳的这座府邸是值得细细观看、深深抵牾的。

## 依恋

潘峰

早晨5点，星光尚未褪尽，父亲在微信家人群里发了一段文字：“被亲人强烈地依赖，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总归是一种幸福。”

我知道父亲肯定是刚度过了一个辗转难眠之夜，而后释然感慨，起因是昨天母亲再次几乎走丢的事件。

母亲年轻时就不太记路，过了八十，找不到路便是常事了，多次发生过参加活动后车坐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干脆找不到家让路人给父亲打电话的事。我们担忧的是，哪天母亲再记不住父亲电话号码怎么办？

父母在家乡，虽也会定期到上海北京看望儿女孙子们，但暂时还是在家乡习惯些，朋友多生活丰富。父亲还到大学讲课当评委，母亲仍带学生，姐姐在长沙办独唱音乐会时，母亲还上去引吭高歌。

但渐渐地，母亲自理能力有些变化，其一就是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父亲了。昨天的事情就是父亲去原来单位办点事，母亲不肯单独在家，一定要跟着去，然后父亲进大楼办事20分钟，让母亲在边上商场逛逛街走远，可等父亲出来，母亲就不见了。终于打通手机后，母亲说到办公室找父亲了。最后发现她跑到另一个楼里别的单位，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办公室里坐着，好心的小姑娘还泡了杯茶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母亲安详地坐在那里，以为父亲就在隔壁房间。

母亲似乎连和父亲20分钟的分开都不能接受。

父母是大学认识并相爱的。两人都是大学广播室的播音员，每次学校放露天电影，他俩播报完放映的各种通知，露天屏幕前面就满了没有位置了，于是两人就跑到屏幕反面的草

彭英

暮霭又吞噬了一日，和孩子们分别已有3天，内心陡然沉重起来。

作为两栖人，每天穿梭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最能体会这暮霭意味着什么。暮霭，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是爸爸妈妈回家了，家里的彩色电视上动画片的时候到了。他们会饶有兴致地端上饭碗，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嚼饭粒，一边享受精彩刺激的动画。我的童年也是这样过的。有时候我和妹妹会把饭桌摆在夕阳下，搬到池塘边，让青蛙的鸣唱，四野的清风，闪烁的星朵，伴随着这个夏夜。

而今的孩子们，只有在农村，才能享受这样的惬意。大半居住在城里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小区

地上，手牵手仰着脖子幸福地看字幕是反的电影。

毕业后因家庭出身原因，父亲被分到湖南一个偏远小县城当中学老师，母亲却到了广州，在部队歌舞团当主演，演韩英演红霞。两人天差地远，多年只能鸿雁传情。唯有一次，父亲千里奔波到广州找母亲，母亲违反规定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偷偷到车站和父亲见了一面。

如果这份爱情在严酷的环境下动摇了，这个世界便没了我，这世界就少了一个做石化国际贸易拍过电影的商人文青，对这世界影响不大，对我却大不一样。

世上有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有的是不可逆的。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去，老人在老去。父亲年轻时百米跑破过省纪录，体质好，前些年也得过两次大病，所幸痊愈，现在80岁的人走路仍虎虎生风，头脑清醒。母亲身体这些年倒没什么大问题，但就是慢慢有点小糊涂了，刚说过的事马上就忘，同学聚会忽然问大家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同学最近身体怎样。这些都不重要，但不记路走丢可是大事。

夫人已经在网上买了可以方便定位的手机手表寄过去，并让家乡的堂弟专程过去帮母亲调试好，以后只要离开父亲视线就必须戴着。这种本来是给小孩戴防走失的。但生命轮回，老人常常回归童真。现在白发苍苍的母亲其实就像一个拿着棒棒糖的小女孩；而父亲就像一个带着她玩耍、照顾她的大哥哥，小女孩一手举着棒棒糖一手紧牵着大哥哥的衣角不放手，大哥哥带着她到处玩好玩的吃好吃的，一辈子都这样，永永远远都这样。

父亲在群里发完感慨，姐姐说：“相濡以沫，如影随形。”我说：“稍有痛并快乐着。”

## 日暮所思



# 丈夫第

邓跃东

冬日无事，闲逛到浏阳，住在一家客栈，喝了酒半夜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又披衣起来喝茶。这是第二次来浏阳了，走马观花，对此地并不熟悉，随手拿起一本浏阳指南图册来。封面是一座深宅老院，旁边用草书注着“浏阳大夫第”。第是府邸，“丈夫第”又是何意。翻开书里的册页，才知是谭嗣同的故居。我当然知道他是浏阳人，没想到他还留下一座故居，就在浏阳城里，明早去看看，这“丈夫第”有多丈夫！

第二天早饭后，我步行过去，一会就找到了，就在临街的闹市上。府邸黑瓦木架，青砖外墙，没有围栏，大门朝街，往来匆匆，显得与周围的市相格格不入。想来官宦人家的深宅是空阔幽静、风光秀丽的，不是门楣上挂着“谭嗣同故居”的牌匾，简直不敢相信是他家的宅院。

故居横向不宽，纵向好几进，庭院悠深，有一种气严实地笼罩着院落，一下变得庄重起来。可是周围并无耀眼惊心的器物，到底是什么气呢？进门前厅是谭嗣同的塑像，眼睛凹入，颧骨前突，面颊瘦小，嘴唇紧闭，透出一种倔强、一种刚毅，似有不甘。

从介绍上得知，这个宅院是他们祖上修建的，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了湖北巡抚后，皇上敕封“大夫第官邸”，这是士大夫家族的无上荣耀。我才明白，因为昨夜看的介绍文字潦草，把“大”当成了“丈”，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明清以来，湖南敕封“大夫第”的地方共有四处，另为郴州永兴县马田镇广西巡抚史朝仪的大夫第、娄底双峰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大夫第、还有我家乡邵阳隆回县罗洪镇的“紫诰荣封”大夫第，但这一座的主人未能考证。看来，获此殊荣是极不容易的，功德才位并举呢。笑过之后，我又低头沉思，原本是谭继洵的封号之第，却挂上了谭嗣同的牌匾，看来是“僭越”了，抢了光环。但是身边的人都知道谭嗣同，很少有人知道谭继洵是谁，好像也顺理成章。谭继洵要是知道，他会不会有意见，而且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老夫才生于此、终于此呢！

其实，谭继洵心里早已有了料想。谭嗣同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为上年去世的母亲扫墓。谭继洵进士出身，在北京做官，谭嗣同在北京出生和长大，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他对故乡却有着浓郁的亲近感，好像就是喝着浏阳河水长大的，后来就不肯回去了。老父同意他在乡学习，预备考取功名。谭嗣同一生的重要变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乡村集市、山林河道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对过去的生活逐渐

### 诗新韵

## 五律二首

唐群友

### 逸情

昨日沅江客，今朝灞水人。  
行舟掀细浪，上岸见通津。  
壶里春茶绿，杯中米酒醇。  
邀君临临舍，把盏去心尘。

### 牵牛花

春来吐嫩芽，夏至绽奇葩。  
有傍枝头笑，无依地上爬。  
株株扎沃土，朵朵靓农家。  
未见喇叭噪，高洁不屑夸。

## 樱花

(外一首)

李学全

全真的美，  
没半点要遮的羞，  
行的是平素。

几朝夕，  
几阵风，  
花落尽，  
挂上清一色的幕，  
那是代表生命的绿。

樱花开，  
樱花谢，  
生命的写意，  
生死随风，  
高洁不朽。

### 遥望

一棵树，  
一枝花，  
同长在天涯。

待见到树时，  
才尽情地绽放。

树不能动，  
花不能动，  
风儿来传情，  
让树示意地招了招手，  
花看到了，  
将清香轻飘送。  
独特的芬芳，  
树闻到了，  
连连的点点头。

原来，  
花在此山中，  
树在此山下。

树向上向阳，  
想长得高了，  
看花美的模样。

花静静等候，